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十六

南華真經

十六

13
1406
16



135
1406
16



○徐無鬼節

○註皆慈好惡內外無可故云
病矣不對不悅其言也夫真人
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而已
從橫說之而君未嘗啟齒是直
樂以鐘鼓耳故慈也聞相神
馬而喜後人去國而見其所知
各思其本性之所好也海其所
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

徐無鬼
自南華經三注

新鐫南華經三註大全卷之十六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林鬲齋云此篇多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層巒疊嶂爭奇畝怪遊涉此者甚可新入耳目長人意見讀莊子到此不得草草三復愈有深味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堅

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檢
淨之則善久淨之則忘

無鬼忘武侯之勢而錄其
疵武侯以其不下已故超然不
好無鬼託相狗馬以喻已无求
之意狗之下質執飽而止供人
飢則為用而求者中質者視
自供人所視高遠昧無忘已者
一供忘之則忘既知馬之中規
矩鉤繩是國馬也以况國士之
遊乎方內者天下馬有成材不
習而自然若御則无與然若失
則无與匹若喪其一二則喪我之
至非特亡之而已超軼絕塵不
知其所以况天下之士游乎方
外而不可知者有意謂御之上

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
武侯超然不對必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
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
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
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
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
馬有成材者即若失若喪其一若若者超軼
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
尚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

真乃天下之馬供若此則吾安
知君之勢而下之君安淨不相
之乎武侯悟其意所以大悅夫
言以道接者言不當道雖詩書
札樂不足以動言而當道雖相
狗馬供足以悅夫人失其性命
之情而耽於人偽供去其鄉黨
親戚而流於遠方矣遊虛空以
羣馳騁之謂者也所謂真者則
其性之固有供其鄉黨親戚之
舊也非至在感其有聞真人之
警歟而不悅者乎

無鬼蓋神人也因時無
而不容心於其間所以言者亦
默寓其意是以循道之扁而不
逆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

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
六發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
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
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
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
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
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
滋又思久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懸
鼯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

故雖武庚之劓暴亦悅而吟喻
之有道故也

方註武庚之性中折也亦可卒
告以至道而當於所好通之此

无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
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寓入道
之意于狗馬耳以狗之上質則
若亡其一以天下之馬則有成
材所謂若亡其一者以形全神
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
者以德守泰定而不虧其本也
能忘其身則無為不虧其本則
无用無為無用所以能入于道
也

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效其側者乎久矣夫莫
以真人之言警效吾君之側乎
黠音生 馳音
由效 苦愛反

音即 楚
曲恭反

林屬齋云 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夫
其嗜欲好惡則頓失耳目之常皆病也擊音攀
引却也狸德言其資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
狸德字下得甚有意趣視日者凝然上視而目
不瞬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
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馬之中規

絕塵之姿可想像而得矣規用
忘一供可形容至於郵失喪上
又善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國馬
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下者物
槍前兆若亡若喪然云恍惚有
无之間不可指定其形實唯其
故之有道所以為武庚之心其
效速於詩書毀譽也

矩繩墨言其身件 3 合法故借方圓曲直以言
之不必就馬身上泥而求之成材者言天成一
材也若郵若矢即悶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
也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正也此皆借喻之
言武庚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吟金板
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橫從反覆鋪說之意也
不可泥詩書為橫六殺為從也奉事從王事也
以詩書六殺之說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故曰奉
事而大有功故齒咲也流人 5 國流落之人也

所知舊知識也所嘗見僅識也似入者似其
 鄉人也山間之蹊曰黽黽之逕柱塞也跟音即
 類篇云歆行貌也位居也止也言其困倦歆行
 而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而喜但是
 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也此意蓋言武
 侯本然之真離失已久畧聞此語如逃空谷而
 聞足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久客還家是也聲
 歆喉中之聲也
 陸方壺云夫山林之士虛靜
 恬淡寂寞無為各安其性余之
 情自適其適而已無病苦安所取勞哉而武侯
 則固勞之故無鬼借其意而反之曰我則有勞

于君蓋君將盈嗜欲滋好惡則逐物喪其而內
 者病矣黜而去之則耳無所聞目無所見而外
 者病矣內外交病君之所勞莫甚焉而武侯超
 然未有以對也必為無鬼語之以相狗焉蓋因
 論狗馬而相士之道實寓言表狗之下者執飽
 而止執飽謂以搏執求飽渴飽則止是徇德也
 不可用也中之貞若視日視日者蒿其且其心
 若有所思乎然神已專於內矣上之貞若亡其一
 蓋併其思而亡之嗒然如南郭子綦之喪耦消
 子綦雞所謂望之如木雞者蓋亦類是蓋執飽
 者見可欲而動精神發露一試便木以喻士之
 無養者視日則似有所養矣是故可以迫之而
 動也若亡其一則全不歆試者也全不歆試者
 然後大有所試孟子言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
 有為推之相馬亦復如是夫因馬者方圓曲直
 動合矩度即國士也若夫天下馬者若卹若失
 若亡其一卹與失者昏悶全無發揚厲聒
 之意老莊立論主意只在無氣千言一旨

吾儒所謂不專一則不能言也。不翕聚則不能
發散。只為有見於此。武侯一聞此言。大悅而嘆
笑。不笑。一時則不可知。然著書者。真是自信。具
耳目者。可以相說。而鮮耳。夫詩書禮樂之文。與
金匱六爻之畧文。則可以經邦武。則可以戡亂。
故曰奉事而大有功者。而君未嘗說之者。何益
以腐儒之空談。為策士之勦說。人主厭聞。又矣
今也。一聞御馬之論。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以之
相士。則得士。以之養心。則得心。誠哉。其為真人
之言。空谷之聲。效也。馬。渾不覺然而喜。大說而
笑。乎。虛空。即空谷也。柱塞也。黠黠之。延山。蹊之
間。黠黠所由之處也。而藜藿塞之。荒涼可知。跟
款行。貌位。處也。言行。行且止之時。偶聞足音。已
自不勝其喜。况又聞親戚昆弟之聲。效乎。則其
喜。又殆有甚焉者。為。若。以。段。曲。體。物。情。以。喻。武侯。久
不聞人言。今又幸得聞。至言。分明。訛笑。魏國。無
入。而前之。所說。縱橫。
押闢皆非。人言也。

見武侯

陸註言先生老矣若就寡人之
養而未則當備酒肉之味以奉
先生若有意於寡人則相與以
圖社稷之福於是無鬼又就養
之一字生下意末言君勿謂方
乘之養與匹夫不同凡天地之
養一也其以為方乘匹夫者所
處異焉耳徒之登高居下者然
夫物有各足登高不能長居下
不能短也而君獨以為高為長
而若短者下者之民咬其膏血
以養在己之耳目口鼻自以為
得矣而不知己之神不自許也
夫神也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
和之至也故好和而惡姦姦為
為言亂也今以声色臭味之塵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
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
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
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
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
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
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
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子和而惡姦姦為

其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
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
而無之者數者自有生之養所
不無也人則小病也而君獨病
之何也此深思而自得之則知
老子所謂生而動之成地者以
其生之厚而益生曰祥之旨
可以引伸而得之矣此下正言
崩讓社稷之福愛民仁也偃兵
義也仁義以為國無不可也而
無鬼則以為不可者何也謂其
為之以有心也何者有心愛民
則姑息之政行焉是雖曰愛之
而其實害之也故曰愛民者害
民之始有心偃兵則敬備之防
弛焉是雖曰偃之而適以造之
也故曰偃兵者造兵之本大抵
天下之事最不可以有心為之
若自以為之以有心則雖足以

知訖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
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
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林肅齋云賓與損同棄也養者生也生於天地
之間皆此人也故曰天地之養也一者同也登
高不為長居下不為短無貴賤之喻也外物之
養者形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神者不自許也
和與物同而為一也姦自私也在我之神得
於天者本與萬物為一情慈自私所以害之則

成仁義之義名而不知反為不
成之始故成美惡器也弗成可
也又况成之以有心乎有心則
雖為仁義而且絕於偽矣君得
無偽乎哉益當時之諸侯有假
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
私者故无鬼言此以儆之何謂
成美惡器凡造化物理成之于
先者又歸之于後故始于治常
卒乎亂至人深達化權故以
無名之朴錫之而不以成美自
居夫形固有造形者无形則无
造矣成固有伐之者無成則无
伐矣矣固固有戰者心平則無
息矣是蓋不為禍首不為事先
無心順應修胸中之誠而勿櫻
則既無害民之端又無造兵之
本所以為淨君亦必无盛鶴列

六

於麗譙之間後驥於緇壇之宜
麗譙宮榜名鶴列陳共也徒步
存也壇緇之宮社稷之地也夫
嚴肅之所自合清虛神明之舍
本宜靖謐以况心本无生忽然
起念則是鶴列於麗譙之間徒
驥於緇壇之宜失常之變莫此
為甚原其愛民偃兵之心不過
藏仁要人以為種用之計是謂
藏逆於得以為智為謀以巧取勝
以戰天下於才術仁義之中以
兼入之土地而殺人之士民其
其子女玉帛以養吾耳自口鼻
之私以快吾神而不知吾神受
內戰之傷亦已矣矣如是則所
獲不能補其所亡所澤不能濟
其所傷其戰也果孰為勝之安
在乎君若勿已矣勿已即无已

是其所惡也惡其自私則神者病矣君有此病
而不曾知其為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
君所病之何也有意于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
有意於偃兵乃用兵之所由造殆危也以此心
為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美惡之成皆為有迹
故曰罷也以有為之心而為有迹之事則非所
過者化矣故曰形固造形成定也執其心一定
而不化也此心不化則克伐怨怒行焉傷其內
也故曰成固有伐變為外物所亂也心與物

之意謂欲畫之而不止則其若
修吾之誠以應吾天地之情而
勿與物攖修吾之誠則絕去仁
義之幾為者一味虛靜恬淡寂
冥无為自然與天地之實理相
應而凡事物之去來順逆自然
各適其道不相攖亂也夫民畜生
皆懸於君之一念如是不要物
攖則無心變外戰之患而民之
歟脫矣又仰有偃兵之害武蓋
直說到個行无行攘無臂仍無
兵的地位非至德其孰能乎此

開故曰外戰鶴列猶魚麗之類兵陣之名也徒
出兵也驥騎卒也麗譙宮樓之門也緇壇祭祀
之地也古人祭祀必於踞寢此言宮之內也其
意蓋曰君之用心若與物開則一室之內皆若
步兵騎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境界也釋氏
所謂一切用心造是也有得則有失得順境也
失逆境也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此一
句下得亦好巧机心也智謀自机巧而出也戰
爭又自智謀而出也以此而求勝于人雖殺其

淡墨印痕，文字模糊，似有「地補南華經」等字樣。

人民兼并其土地以快吾耳目之私是若勝矣
 而不知吾之胸次為物所撓是形與神戰外雖
 勝而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得其神孰為得失
 故曰不知孰善言那個是也如此而為勝何以
 為勝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者言君莫知此也
 但脩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而與物
 無所櫻拂以不爭而善勝也我能不爭而善勝
 則民脫於死各得其生又何偃兵之求哉
○郭子玄云天地均養不以君而恣之無盡若吾民以養其耳目鼻口是遠天地之平也神者不自許

○黃帝一節

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
 雖欲之乎大隗其可乎乎為天
 下者若以言各自若則無事矣
 死事乃可以為天下也其有之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
 駟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
 物與之耳與物共者私也私自許者姦也愛民
 之迹為民所尚尚之為愛已偽矣為愛則名
 彰名彰則競與競與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
 情相欺故偃兵可得乎從無為為之乃成耳美
 成于前則偽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也君為
 仁義民將以為偽繼之未肯為真也仁義有形故
 偽形必作作成則頭也故有伐變謂失其常然鶴
 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為象
 愛民耳亦無為盛兵走馬渾中有逆則失矣無
 以巧勝人謂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也無
 以謀勝人謂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也
 無以戰勝人謂以道應物之服而無勝名也不
 知以何為善則雖剋非已勝若未能已則
 莫若修己之誠便甲兵無所陳而非偃也

車出作入息也為天下其自
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擢焉故
我死為而民自化也夫事由民
作今民自為及有道也馬以過
分為害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
則大隗至矣

臣註欲見大隗而七聖在借所
以皆迷亦佚七竅鑿而渾沌死
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恒其
至于上達迷而不悟也人心具
神心則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
之內非有瞽病不若是欲已之
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月車而
遊襄城是也雖然少痊而已以
其佚乘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
六合之外其佚有患乎為天下
者佚養心去其為害者而已

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
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其
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
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
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
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
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
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

碧虛童子以牧馬

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
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
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
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林肅齋云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謂朋昆

闇滑稽也此等人名皆是寓言若以大隗為大
道之隗然者亦擊說也瞽目眩也乘日者與日
俱生即日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物則有目
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為六合之外意

謂為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內而已非言
 子之事者言汝物外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
 說破也馬成群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
 使之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
 後者之意天師者言天人可以為我之師也
 方壺云方明昌寓張若謂朋昆闡滑稽蕤帝為
 七聖皆寓言也太隗即太道也兩亦若此而已
 矣皆指牧馬而言少而自遊于六合之內言予
 少知竟便自遊于有方之內吾物為構漸亮
 昏昧長者教予乘彼方升未艾之日車遊諸棄
 城之野無物可見障礙少除今又且復遊乎六
 合之外踰彼李問無及進游一步又有一步透
 游一層更有層黃帝見童子之言知其非凡

知士一節

即註不能自游于內而樂物于
 外故各以所樂圍之則万物不
 召而自來非強之也吳朝榮官
 以下言士之不同若以故當之
 者不可易其方也能同則事同
 所以相比業淫其志故觀事非
 其乃則情物澤山墮而樂推勢
 生干事變凡此諸士用月名有

固請問為天下之道為天下亦是寓言老子所
 謂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知其不為已蓋為天
 下即治身也童子太朴未雕無事返還歸復故
 曰為天下者誠非童子之事雖然有道存焉敢
 問為天下之道而巳小童曰夫為天下者奚以
 異於牧吾馬哉喫草飲水順其自然去其所以
 害吾馬者而已今於百姓日用之中而去其所
 以害吾身者則治身之道豈復有餘蘊哉於是
 黃帝稽首再拜曰天人
 也真吾師也作礼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
 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
 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
 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

時之用則不能自已也若下遭
時之不可易理當其時物順其
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
時序易性則不物也而不物非
毀而無守守一家之能而之夫
萬方以要時利故有葡葛而漏
者所以悲也

曰註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
而遊之其為固也大矣而諸士
者徇樂其性之所偏則固于物
而不能固物者也自招世之士
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適
時有用不能無為則一以不知
真君所在也夫時有所用而為
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幾歲有

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
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士則不比商賈
無市井之士則不比庶人有且暮之業則勸
百上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權勢不先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
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
者也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林肅齋云思慮之變百種交換思慮也談說之
序說得成條理也凌陵轉也評訊也好察之士

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
能無為此皆順比于止寒而不
知有暑之而不不知有寒以所遭
為常而不物於物者也人莫不
有真君在焉而不知其形性逐
物而不知反以至此至人之所悲也

力註凌謀凌轉也謀問也每事
歷世謀問之也招世以天下為
已事加招攬之也與朝立千朝
也宿名晉名也貴祭以交際為
重也比合也不此失業流散也
勸者勉於力壯者勉於心也

則與人爭分爭毫三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為
善故下日無之則不樂此為物慾所籠罩者也
故曰固於物與朝與起而立於朝廷之上也招
世者立招子而為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
庸人也榮官但以爵祿為榮也筋力有才力者
也矜難以濟患難為矜誇也勇敢武士也奮患
見患難而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意於聲名
也法律法家者流也廣治多求治事也敬容矜
持容貌而為外飾也貴際以交際為重也草萊

耕種之事也市井商販之事也此和樂也且暮
 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勸喜而自力之意也
 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誇也夸誕之人趨
 附權勢一日退失則悲矣尤甚也歎愈盛之意
 不尤不甚盛也有倚恃者曰勢有積聚者曰物
 徒趨附者也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樂
 變以變詐為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多
 是從更主家使其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故
 曰勢物之徒樂變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

一意但長短交換如此下語文法也遭時有所
 用言時使之然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為亦
 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其序
 而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由故曰順比於
 歲不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
 猶言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
 也潛之萬物潛沒也汨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
 而不知反反者猶釋所謂回光反照也
 人情樂於自見而喜於有所試故知士無思慮
 之變辯士無談說之序察士無凌誇之事則已

之才一無所試而不能以自見故不樂然皆為
物所困者也至人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奚樂
不樂也夫凌凌也諄如今之評語招世者招搖
於世以自見者也其人也砥礪名節卓然與起
於朝廷之上中民之士務求得民之心者也榮
官謂以官守為榮筋力之士則孟賁烏獲之後
也矜難謂勝人之所難勝者人之所難奪者勇
之士聶政荆軻之類也奮思謂自奮于憂患之
中而威武有所不能屈兵革之士士之急功者
也故得戰而樂枯槁之士士之苦節者也故滯
名而止法律之士法家者流也廣治謂廣其治
世之具禮樂之士終披章甫之鞞也敬容謂節
其動作之容仁義之士居天下之廣處行天下
之大道者也不得志則不能與民由之故貴在
際時言士之品不同而志之所存各異然皆非
尊道而貴德者特有方之士云耳非至人也此
即比周之意草萊之士闢除草萊以自封植者
也農夫秉耒耜以求食者故非以人不比市井

射者一節

謂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
謂誤中為善射則天下皆謂之
羿可乎言不可也為謂誤中者
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

之士招集商賈之人也故商賈非市井之士不
比庶人有常居之業則且暮勸百士有一藝之
精則精神通達前後所論皆易於物者貪夫所
重積積故錢財不積則貪者憂矣者所貴在權
故權勢不其則吝者悲物謂物力勢即權勢總
上二者而言樂變謂喜於更張以自夸耀此去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何嘗天壤夫出為無為
則為出於不為聖人不能違時遭時之我用而
不能以無為者順也比於歲功當春而生當夏
而長當秋而殺當冬而藏物則有變有易而化
工元氣則有不物於易者存此便是出為無為
之意若夫外馳其形內馳其性汨沒于萬物之
中而終身無所歸復以此則所謂物于易者逐于
末而喪其真悲夫細味此亦前數條之結語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
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

莊子以此明矣中者非非而矣
是者非若若皆堯也則五子何
為復相非乎徒魯遽之自言豈
變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
是或改謂一弦五音隨改死聲
則死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
今改以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
其以急緩為調也遽以子琴其
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強能
為其事也五子各私所見而是
其所是無異於魯遽之奪其弟
子而未始異於出也夫始吾非者
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為至
莊子遂幸齊人躡子於異因使
聞者守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
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
而反以愛鍾器為是束縛恐其
破傷唐失也夫其子而不保

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
是耶或者若魯遽者耶其弟子曰我得夫子
之道矣吾能冬變鼻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
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矣吾示
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
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
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
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耶惠子

遠氣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
也又引楚人寄而躡關者言俱
寄止而不能肯投於高地岑
也夜半使土人船味商罪已其
人聞音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
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
斯哉

註射者必前期至的而中謂
之善射今非前期至的偶亦幸
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羿也
可乎以喻天下非有公然而久

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
齊人躡子於宋也其命闔也不以竟其求
鍾也以求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
類矣夫楚人寄而躡關者夜半於無人之時
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躡音直
斬音刑

林屬齋云前期而中言有所指的之地也有的
而後見其精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為羿矣此

是其所以為天下皆非也。可乎揚之朱也。乘公孫龍也。冬寒之時能不以火而爨。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為冰。二事雖奇。然不過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為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而為水。未為奇也。置瑟于堂。置琴于室。鼓琴以琴之官聲。則彼琴之官聲自動。鼓瑟以瑟之角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為奇矣。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未為奇也。如唐曹紹夔。知樂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為怪。因成疾。紹夔素在僧善。來問疾。僧告之。故破擊。齋鐘磬。後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為除之。僧如其言。食畢。紹夔出。懷中錯鑼擊。數下而去。聲遂絕。絕僧

何論下曰。其文盡妙。天下既無。歸一之是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為堯矣。楊楊朱也。乘公孫龍也。墨翟楊乘與惠子為五。其學既不同。則孰為真是。冬寒之時不以火而爨。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為水。其違時也。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雖似違時。而有可名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置瑟於堂上。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

若問其所以。以此聲。其律合。故聖彼以應。僧大喜。疾隨愈。又李嗣真。浮鐘。振之地。中有應者。掘之。浮鐘益有。此事當主也。李說鼓無當於五音之當。又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不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為中音之主。故鼓之。而眾弦莫不所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鐘之宮。官為君。故儀仗他律。以亦是常理不足為奇。且疑是邪言。惠子所自是。都亦若春。遂邪惠子。答曰。莊子謂我。非儒墨楊乘。為五。不知孰是。而四子之辨。終不能折我。則我是。而四子非矣。嗚者。躊躇行不進。貌禮記。躊躇為。與謝焉。鈺鐘。鈺鐘。鈺鐘也。唐

則波動。宮之應。宮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曰易也。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一。一弦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五音無當。終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二十五弦皆動。比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又難矣。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為音。故曰音之君。皆不離乎絃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陰召陰。以陽召陽者。何異。魯遽乃自以為勝。其弟子亦各是之。而叩非。其是也。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

塗也乃鹿中之蹄詩云申唐不
麀唐子者堂塗塗使令之人也
欲周礼云門子今倍云厨子取
齊人有躡行其子于塗而使為
閻人驚以其形之不完故弃之
外自然形雖不完畢竟是親子
何忍弃之試推其類其求鈇鐘
也東縛雅孫之惟恐損壞比之
棄其子者為伊如其求唐子也
但使之給唐塗使令未始出疆
域較比之弃其子于外國為伊
如是於推類之道有遺矣人於
親疎貴賤遠近之類救而不自
亮以喻惠子知四子之辨為非
而不知已之非也離舟羅同至
也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上而
躡躡行為他國之閻者夜半於
無人之時而舟舟人爭聞不恩

謂定亦即如此魯遽也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
對也相鎮以擊以名聲相屈服也未始吾非言
要終以我為是也躡音擲的說文云佳足也躡
而不能行之子曰躡子齊人以其躡子而寄之
宋謂其可以守關也守關不用完全之人以
處其子自以為是矣然而求致鈇鐘乃知束縛
而愛護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彼伊嘗不自以
為是鈇鐘小鐘也唐亡也子亡在外而只求於
鄉域之內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為惑此又

未到岸時何可舟人聞徒足以
造怨而已以又進一步說舟人
爭論不惟有舟救之患亦且有
禍

是下句不與上躡子之意相關遺餘也畧也類
似也言此三事皆與惠子楊墨之徒畧相似也
故曰有遺類矣亦猶前言若是也耶然不結于
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正是此老佐文之妙處
寄客也楚有躡閻之人寄于外國不能自歸附
舟而返方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有爭
忘其濟已之恩已就成仇怨矣岑岸也未始離
岸又非久而忘之也躡住足也病足而為閻者
故曰躡聞忘息之聞是夜固不自知且而視之

能無愧乎方其鬪時彼亦自以為是也凡此數句皆設喻以說惠子之自是但以惠子好辯故特為詭譎之詞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此乃二人平生戲劇之言東方朔與舍人爭辯亦有此意可以參看

○陸方壺云夫射者以鵠為期故射必中鵠而後始見其為巧若非有前期則凡舍矢者皆云善射而天下皆拜矣而可乎哉以喻天下必有公理以為是非之準的若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是則人人皆堯矣而可乎而惠子均謂之曰可以便是惠子強辨要毋莊子相反處於是莊子詰之曰若不論公是而但各是其是則設以儒墨楊秉四人合夫子而五相角上下其議論李既不同論當各別使無公是者以正之則未可知果孰為是也或者

魯遽耶遽之弟子曰我游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燮鼎而夏履冰魯遽曰非吾所謂道也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耳蓋冬至陽生陽生則人皆喜故燮鼎而無燥渴之煩夏至陰生陰生則人皆喜冷故履冰而無栗烈之患吾之道則不然吾將示之第為之調瑟蓋魯遽裡怪因其弟子之無識而故以此誑之廢一於堂廢一於室廢者廢其兩瑟之柱而使之調不成聲也瑟既廢矣我却從外命之鼓宮則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而調宮命之鼓角則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而鼓角又或改調一弦於五音不令也則堂上室中二十五弦一時齊動必使其聲未始有異而後音之君已君即柱也已止也如以隔壁而調音响相應如合符節大是奇特不知非閑已有道術彼自知音彼自移柱有不期同而自同者故吳亦死法身彼召陽召阴者夫何以異而遽也以此誇示弟子無亦各是其是而未知其果孰為是者耶相拂以辭

謂其辭以相爭也相鎮以聲謂厲其聲以相
歷也言儒墨楊秉之徒丹我相辨若此而卒屈
服于我未始吾非則吾之是何如耶不知道以
無諍為貴相抗相鎮非道也無有是必莊子且
不說破直連卒三事作譬用以戲劇惠子齊人
臧子於宋以為闢其金闢也不以完蓋古者以
前守門故子欲為闢則必臧之而不欲其完至
求鉞鐘則束之縛之唯恐缺壞而不完夫在已
子則不欲其完而在鍾也則必責其完自怨於
已而求倫于物惠子之與人辨也亦復如是又
有求唐子者唐亡也已忘失則遠求他郡今
乃求不出境終亦遺失而已故曰有遺類矣求
唐子者將求而出域乎將不求而出域乎又楚
人寄而臧闢夜半逃歸足未及岸而即舟舟人
相閉不可得乎吾恐夜半無入之時又為舟人
所撥遠足遺怨而已為臧闢者將開而造怨乎
將不開而求榮乎以時以地分明開不去矣今
惠子守其一說而不知深究精微遠詆訓典與

○莊子一節

運斤成風臧目恣手也非
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
言妙斷而無所用之矣

呂註 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
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

求亡而不出域者何異然其說終不能行也則
亦夜半開舟之臧子耳亦誠可嘆哉末篇言
惠施且以其知舟天下之辨持說而不休多而
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
為名則惠子之為人可知矣又按求唐開舟二
喻深可細釋一則喻其失之也遠一則嘆其雖
夜半無人亦將開不去也莊
子之文善於戲劇於此可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
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
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
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矣矣自

夫斗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林慮密云

堊白泥以白泥漫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乃使匠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不足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言者矣

陸方壺云

白泥也漫其鼻端如蠅翼言薄之甚也鼻端固難斲而堊薄又為難之尤難者乃匠石運斤如風堊去而鼻不傷匠石之技可謂精絕矣然非有立不失容之即人則匠亦無所施其巧者

管仲一節

即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无哀不已若故无棄人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群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

旨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依者也公故可以為公王故可以為王王公之名蓋由於此若隘州之德可

是即人者匠石之質也質如繪工以素為質之質此喻必有惠子之強辯然後我得以其說窮之自惠子死則天下無有我相持者而我亦無與之言矣蓋惠子真是木強說他不倒如即人之立不失容者若一折便倒則何俟多言今天下之為惠子者豈此哉獨使至人費詞以窮之難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

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

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

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

謂容乃公者乎

江註 上忘者其志悶也下
睇者其民淳也愧不若黃帝
不自滿假也哀不已為以善救
為心也以德令人使斯民各得
以復命及常聖人之道也以財
令人使斯民不之於仰事俯育

賢人之德也以其臨人猶山之
親遠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
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
見者非真不見不聞也其道足
以容之耳臨朋之可升夫鮑叔
之不可在以其而已詩於葛屨之
序言親君之儉嗇褊急而其詩
目惟是褊心是以為刺褊心之
害治如此

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
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
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
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其於國
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林慮齋云屬國托國也不比之不此數其人也
鉤要束之意也逆強民以禮義之意也凡此數
語謂其黑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下畔

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離也以德分人猶曰
德乃降黎民懷也以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
人擅其名以矜乎下也有不聞有不見者言其
不察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子亦寓
言而已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至
於大病陸方虛云病甚也可不謂云
寡人何以托國公之意蓋已屬意于叔牙而彼
則固謂之不可牙之為人廉潔善士也廉潔之
人率多峻峭而無休休有容之度故善不已若
者不比一聞人過則終身不忘相臣之道受國
之不祥舍人之垢納人之汚唯恐先已而后入
也今也以若人而托之國彼又將以敵之行

上鉤其君以致聲譽而下強人以所難強則逆
下逆則無與無輔吾恐不久將得罪于君矣勿
已則隰朋可隰朋之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正言
若反故以等言語大能驚悟上忘者忘其勞分
之榮也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也皇者
修天道者也帝者修人德者也人有不由于道
德則是不若于皇帝矣故愧之使人入皆由於
道德者已之心也不若於已心者則於之入
以德謂之聖朋其聖人也分人以財謂之貧朋
其貧人也以賢下人則得入朋其下入者則之
人也於國有不聞也於家有不見也漠然而無
為寂然而無名是隰朋之行也故以之屬國也
何難之有

○吳王一節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養有一狙焉委蛇攬捩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
執死王顧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
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
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
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抵音攝

陸方壺云委蛇自得之貌攬捩便捷之狀見巧
以巧自見也王射之敏使疾射之也射之者疾
而狙之搏其捷矢者亦甚給狙之能若此宜乎
足以自全而不知遠以速其死故王俞左右相

自註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
於色也鋤色者去其心而已所
謂容動色理辭氣六者繆心是
也

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以所

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顏不疑而戒之曰唯此
狙伐其巧恃其便以驕予故至此查也嗟乎汝
無以色驕人哉色字所包甚廣富貴則有驕泰
之色賢勞則有矜誇之色施予則有恩德之色
尊上則有傲慢之色是皆內無所養故不能忘
已而忘物取禍速矣正在於此不疑一聞其君
之戒親賢友善鋤去在已舊習之荒穢深自貶
損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嗟乎顏不疑可
謂勇於改善者矣 ○郭子玄云敏疾也給續指
也捷速也矢往雖速狙犹能

○南伯子節

齊國三賀以淫見子慕為
慕子慕知夫為之不足以救
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之
則其悲猶去而泊然无心枯
其形所以為且遠矣

田禾一觀齊國三賀為我
先而賣之彼故知而鬻之心未
及于內而有迹於外故為人所
知也夫天道未始有物也有介
然之知存乎心則為自喪之謂
矣其本心也子慕以人之自喪
者在此而悲之欲其復也然知
其喪而悲之欲為喪而未復吾
又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為喪亦
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以所

搏也國人称之稱其忘巧
遺色而任夫素朴者也

南伯子慕隱几而坐仰天而嚔顏成子入見
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
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
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眾二賀之我必先
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
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
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
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以且遠而不為物所累則形其有不為心其有不為者乎

林屬齋云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為最大也田禾齊君也國人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當時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曰賣言我况有形迹可見故波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者也能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身則其悲人者又可悲也中穴之中地名也我在當時唯以悲人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遂至今日形若槁骸而心若灰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者言道愈高遠也

南門子

陸方壺云物之尤言夫子于人物

仲尼節

古之言者必於全同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于口固為未之嘗言於此言之言於無言也宜僚叔敖息訟以默落者自若而無難解解者所言非已則雖解躬言固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

之中極之為最而灰心槁形者此亦將何以自見耶子慕言我固不歡其自見也蓋昔者居于中穴之中齊侯田禾一來觀我而國人三賀三賀者賀其得賢也是我必以自見如人之鬻物者然是以聞名而來名之所由者實之所由喪也吾嘗悲夫人之自喪者人皆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吾又悲夫悲人者知悲人之悲而不悲己之悲則所以自治者疎矣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乃且遠矣始覺所造之進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其寢乘

定後長凡入開口未是不言故
謂三子以謂仲尼也道之所容
者雖无方然其大端莫過於於
自海故下也言止其分非至而
何各自海耳非相離也而道
也知非其分故力不能舉儒墨
散同所不能同齊所不能齊故
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所以成大
故聖人汎然都任之生無辭有
而無之也死無謚之所以名功
功不在已雖謚而非已有也實
不聚念万物各知足也名不立
功非已為故各歸於物也此之
謂大人若為而有之則小矣賢
出於性非言所為况大愈不
為而得惟自然乃得耳天地大
倫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食
已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弃也

羽而野人投兵立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
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也德
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
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
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
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
天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夫大
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
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
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反守我理我理自通順常性而
自至非摩拭也不為而自得故
曰誠

三入不同時亦是寓言所
謂不言之言非無喙也誠如
子所為則雖有喙三尺我為不
言彼一子所為是謂不道之道
以仲尼之不言之言謂不言之亦
世豈知之哉德所不能同辨所
不能卒者固無名也止乎無名
則言祥之所止否則名雖若儒
墨不免其作以矣道之在天下
秩百川之干海受之而不辭聖
人并包澤物亦如之不知誰氏
無爵无謚以聖人無名所以為

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
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
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林鬲齋云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
可以劇談雖古人亦然也夫子答曰我有不言
之言未嘗與人言今於此言之矣九戲事也兼
羽扇而其寢無作為之意也汝二人皆能為無
為之為又何待我說喙三尺者言無如此之長
喙也宜僚叔敖之事與史家所載殊異亦寓言

天也夫以善言為實且不可而况為天豈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力故不能言而有不言之辨也聖人亦為天為則不與以為天而况為德乎道之所德不虛同而有不道之道也天地所以太倫者固无求而太倫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太倫者誠而已矣誠則无求无求故无乘以其足於已不以物易之也木人者親在我之万物无不倫故及之而不窮長於上古而不變及循之而不摩誠者不絕而中不思而得不為而成教也

而已道之所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在已者也
在造物之一者與人為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
看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自不同名若儒
墨便非不言之辨矣故曰不知其誰氏民無
得而名也實不聚者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
一身也賢者且不以多言為能况木人乎有大
之名則不足以為大而况自然之德又可名乎
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
易已者已貴於物也循古者順古道而行也

古之人平於此言已贊仲尼非今人之比而為之公言也孫叔敖為寬之子名艾微為楚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善美无鈴常八個在空坐一個在牛楚毋朱戰宜僚披胸受刃於軍前美九鈴一軍停戰遂勝之在仲尼卒後傷言而巳言二人皆以無為而能難息矣則吾亦何以言為若言所用則吾願有三尺喙矣

不摩不容力也
○陸方壺云古人於此言矣言納誨蓋啟夫子有言之教而夫子則言吾聞聖人有不言之教而吾未嘗語人今則於此語之夫宜僚美九而難解叔敖寢羽而投兵乃知天下之事無心於為者得之亦何言之有哉頭有喙三尺而已矣凡鳥喙長者多不能言如鶴鶴之道以之謂不言之辨彼之謂不言之辨也夫謂夫子是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德而總之謂夫子是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德而總乎道之所不言而止於知之所不知至矣而今之為德者曰仁曰義則不能總乎道之所不言也今之言者高論廣談于六合之外則不能休其所不知也謂之何哉以下又承上緒論道者先天道朴而後德於是始有四端萬善之名要皆有心為之而去自然者遠矣故曰德不能同知既非人之所能知則雖有強辯而亦不能奉之以示人故曰辯不能奉今之以

儒墨名者類同其所不能同舉其所不能舉曰吾斯之謂道也斯之謂知也豈不烈矣道鮮知而以其奇術拘天下哉故曰而以矣海不擇衆流無所不納而後為大之至木人無包天地潤澤萬物而不知其誰何一海也蕩焉民無能名焉故生無爵而死無諡實不聚而名不立大之難名也如此善言即今之所謂能辨者人尚不以為賢而况許之為大乎哉蓋大無名相迫此言語思議之表不可為也有心為之則不足以為大矣夫為大尚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哉德則指仁義聖知而言大則道也德則道之降焉者也為德則所謂下德執德而德非其德矣其可謂德乎哉夫大則倫矣大倫者莫若天地然天地奚求焉而大倫也無心自然而已矣知大倫者無求也無失也無棄也何者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乎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何可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倫者不以物喪已反之於身而各足也循乎遠古而不摩也以大

儒墨名者類同其所不能同舉其所不能舉曰吾斯之謂道也斯之謂知也豈不烈矣道鮮知而以其奇術拘天下哉故曰而以矣海不擇衆流無所不納而後為大之至木人無包天地潤澤萬物而不知其誰何一海也蕩焉民無能名焉故生無爵而死無諡實不聚而名不立大之難名也如此善言即今之所謂能辨者人尚不以為賢而况許之為大乎哉蓋大無名相迫此言語思議之表不可為也有心為之則不足以為大矣夫為大尚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哉德則指仁義聖知而言大則道也德則道之降焉者也為德則所謂下德執德而德非其德矣其可謂德乎哉夫大則倫矣大倫者莫若天地然天地奚求焉而大倫也無心自然而已矣知大倫者無求也無失也無棄也何者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乎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何可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倫者不以物喪已反之於身而各足也循乎遠古而不摩也以大

○子綦一節

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為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斯不為也順而無擇有切於物今乃振之吾不為功而償之使也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述之後使捕於燕為盜所得全恐其逃則之則易也

言此者明九方以相與之不相為子綦以道揆之子綦其子游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徵焉知其天壽之非

人之誠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子綦矍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樂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也耶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

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
鶉生於突若勿怪何耶吾所與吾子遊者遊
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
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
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
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
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
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
而使捆之於燕盜淖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

不若削之則易於是乎削而鬻之於齊適當
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林慮齋云酒肉入於鼻口而味知其何所自來

言何能以得也牂牉羊也奧西南隅也突室之
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
異事也此意蓋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
此邀樂於天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
世自養而無他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
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為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為

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
 謀不與之為怪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不求
 應乎事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為事
 所宜償還積也我方樂於無為而彼之相與國
 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倍之債未償
 也如此之相怪証也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
 乖異之事故曰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為
 關者也此一段又言人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
 亦其命也陸方壺云夫非望之福有道之憂也唯知者能深知之拥有國君同食

仁者爭尚之原故捕後世
 仁義既行將偽以為之其跡可

蓄缺一節

之相常从方自慶幸而子慕則固憂之俾者謂
 其非所致而致也古之人積功累仁如禹稷之
 躬稼太王之遷幽莫不有深厚之澤及於天下
 萬世而後子孫陰受其福是謂報也而耕生田
 也而禽獲有所自來無足怪者且夫尽酒肉之
 香味入于鼻口而不知其所自來寧無怪耶今
 吾之於世也淡然漠然無所為邀樂于天邀
 食于地即所居之位樂日用之常不身之為事
 功不與之為謀慮不與之為怪異乘天地之自
 然而不與物相櫻亂委蛇之不見其有真人
 之事而天乃以世倍之福償之何抑殆怪徵也
 非我之致其天与之而不能逃者乎此便是老
 子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復為妖善
 復為祥唯有道者知之而不處焉未幾而相為
 盜獲朋之而鬻于齊為罔聞者食肉
 之相果驗而怪徵之說信不誣矣

蓄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遊堯曰奚謂

見則夫貪者惟假鄰器以獲其志若仁業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出乎一人現割也万物万形而以三削割之則有傷也唯外賢則賢不偽矣暖姝者意形教豈知我之德化於玄冥之境哉非有通變賴世之才而偷安乎一世之利者皆不齒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體全若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魯不崇朝可乎用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辨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德則形勞蠶魚羊三者未無其耳自心意故未熊去繩而自絕迹而玄會也

耶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

假夫禽貪者器也謂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隔於形器非天下所同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狹一覘而已悲輔物之自然曲成而不遺者也所謂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而其末存乎千古之後是已以暖為是不知天下有至美故李一先生之言自以為足而不知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不濡則有得安於卑淫而不知禍故以家器名之叔卷婁攪不藏其羶使天下慕而歸已故以羶名之由夫李一先生之言而不知味始有物故為利則濡需為害則卷婁以羶之迹言之天下於我何如

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太園牽蹄曲隈乳間服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且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羶羶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

連足勞形而已故以卷卷言之
衆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神人
之所惡故不為之比則彼不利
而至矣此真入之所以無甚親
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已不
下悅而歸之舜亦悅而順之舜
視天下猶救癘而其所以為舜
者視舜猶塵垢和糠耳非神人
真而何蟻以知而多事魚以深
而全生羊以意而多恨以目視
耳則見之者淫矣以耳視耳則
聞之者淫矣以心復心則知之
者淫矣夫知每意則藏身於深
淵之間而所謂見見聞之知知
者則無所往而不平輔物自然
而無為矣此所以復其真之道
也

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
所謂卷卷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
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
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
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
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卷音摧規
林庸齋云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
所惡則散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
惡非其所歆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

求以得民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之于外有
為之為故曰無誠貪如禽獸者或假此仁義之
名以為用故曰假夫貪貪者器規割也一規者
猶言一截截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
則其純朴自然之質皆一截截斷矣外乎賢者
出乎賢者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
心於利天下者反以賊天下也暖姝淺見自喜
之貌此以訛刺好學者未知未始有物者言不
知無物之妙也濡需濡滯而有所需待貪着也

利之人也。䟽鬣豕之毛也。曲隈蹄之曲處也。及脚腰下腹邊與足相近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倚冰山之意。言所恃者不足恃也。域者圍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委偃倭而自苦之貌。其意蓋言備德之人自以為名而人皆歸之。反為所苦。終身勞役不能自已。借此以訛侮帝王也。童土猶童山也。謂其始之所居在於不毛之地。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比不和也。不利自害也。抱德煬和養其德而

焦註 凡欲天下當無為而自化。悅致之為。故有以愛利之方。有不及不免。然則譬夫貪食之人。害橫生矣。為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為心。雖不行仁義而亦之。暗合不然。則譬夫貪食之人。而假之。猶弋網羅之罟。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故以亂天下。秩於管見之頃。求及天下。下万物之情。後知為美之為利。不知其為後世患也。唯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矇魚羊三語。為舜有種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取火。羊後魚不為羶之所化。矇亦知也。不著類行以動人。羊亦意也。如

不露也。煬者內自溫暖之意。矇至微之物也。而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無意唯真人則無知矣。無意矣。故曰於矇棄知於羊棄意。魚之在水。悠々自得。真人之自為計。但如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魚喻其身也。矇之與羊其所食者。秩在外。未能無求。故不若魚也。真人之心。與其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平自然之平也。變而循之。順其動也。

○**陸方壺**云。夫聖人之為仁義。非以利天

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甚尚
賢之迹供魚不厭深而相忘於
江湖豈非得計哉然戶以目視
耳以聽于色以耳听耳不惑于
聲以心循心不役于物故其平
如繩為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
理之自然何憂乎天下之不自
化而有心為治以治之耶

下也而其究也造為開利之端蓋仁義則不
不愛利乎斯人而天下之人愛之則親利之則
至凡其親愛我者皆其利賴我者也是天下之
利仁義者多而捐仁義者寡捐仁義者亦之相
忘而不知帝力之何有者也是在隆古則然而
今則利之者眾矣以利相悅者利足則散寧能
保其後之人不相食耶夫使仁義而以誠實行
之則雖无心於感人而人之應之也尚不能已
又况煦煦焉畜畜焉有心為之唯且無誠則貪
我之仁義而來者可勝言哉貪禽者本無厭心
假之以器則愈貪而愈無厭矣器謂網罟罾弋
之類民之利賴于上者亦本無厭心招之以仁
義則亦愈貪而愈無厭矣以仁義為利是使以
下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下一規也規註訓曰訓
言千人以刀斧斷制物料非不稱利于一規之
頃然一規則朴散為器生意斬然矣此便是利
中之害仁義亦然夫堯知賢人之仁義足以利
天下而不知造以賊天下唯高出賢人一等者

美註以目視目不以我視也以
耳听耳不以我听也以心復心
不以我復也人唯有我則不能
循物而失其平者多矣耳目心
皆任之而一無所弄列子所謂
虛心而用形者也有不如繩之
平惟交之循者乎交言物之互
變也心身耳目並言即經典以
意取耳鼻舌身為本根同意
其平也繩其交也循王元澤本
作其水也平其直也繩其交也
循

暖人柔貌

增補南華經三注

知之其他則未免獲其耳目駭其見聞齧缺之
所以逃堯者意見如此暖姝濡需卷卷六字叶
音成文暖柔貌姝妖貌也李一先生之言則暖
姝姝既以自媚而因以媚人不知虛靜之中
未始有物居然着此翻成理障所以老聖有絕
學無憂之訓語上乘者誠不當以外入者而自
足也濡需者喻諸豕蠶擇豕之疏鬣而栖之自
以為廣宮木園奎蹄曲隈乳間服脚自以為安
室利處不知屠者一旦屠其豕燎其毛則將與
之俱焦也人之托身於權豪富貴之門而一旦
與之同禍者何以異此故曰由此域而進者亦
由以此域而退以之謂濡需也卷卷者則舜是也
夫肉必羶也而後彘聚之舜所居三徙而成都
是舜之行必羶矣堯故李之童土之地童土即
童山也山不生少水曰童則陋之甚也堯之李
舜也曰奠其方來之澤可以保我子孫黎民而
已而舜反為所苦蓋自三十餘庸之後年齒日
長耳自聰明之用日衰猨不得喘息而日就美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其平出顯其交必於... 其平出顯其交必於... 其平出顯其交必於...

於万幾之煩... 所謂卷委者也... 三等人品雖有... 清濁高下之不同... 以言乎不... 性命之情則... 失均也又承上言... 神人惡衆至衆至謂衆人所... 歸人各異情... 最難得其和... 故以堯舜之世不... 能無庸違... 方命之徒待其不和而思以處之則... 所損多矣... 故不利莫若無心于天下而無所甚... 親無所甚... 疎抱德養和以順... 天下之未去庶乎... 得以全吾之真... 此之謂真人... 然真人即神人也... 以其無假... 故曰真... 以其不測... 故曰神耳... 於蟻三... 句皆隱語... 叶韻成文... 亦自奇特... 表真人之忘情... 也... 蟻雖甚微而... 有慕羶之知... 是不能忘情... 於... 物也... 故於蟻則... 奔知... 若魚之相忘於江湖... 則為... 計得矣... 於羊奔意... 羊以氣羶而聚... 蟻人以美行... 而致人亦... 類意也... 奔其意則無羶行矣... 如以此... 物相忘... 將使... 忘乎色... 而所視者唯目耳... 忘乎... 聲而所... 听者唯耳... 心忘乎... 識而所復者唯心... 復... 字最妙... 易卦所謂... 散復抱德煬和之亨... 蓋如此... 若然者則不見物我有不平之處而其平也如

古之一節

居無事以待事... 各隨其所居... 取於生為得... 於死... 或爰為失... 故當所需則無... 其時則無... 貴... 賤... 有時則有... 失... 有時而失... 夫有形者... 自然損... 益... 為累... 唯外... 夫形者... 之而不... 礎... 俟... 風... 自... 河... 實已... 矣... 而不自... 竟... 所以不... 竟... 非... 損... 也... 陸... 源... 也... 無... 意... 則... 止... 於... 分... 所... 以... 審... 有... 意... 則... 無... 涯... 故... 殆... 所... 以... 貴... 其... 無... 能... 而... 任... 其... 天... 然... 也... 萃... 聚... 也... 苟... 不... 能... 忘... 知... 則... 禍... 之... 長... 也... 多... 端... 矣... 反... 守... 其... 性... 則... 其... 功... 不... 作... 而...

繩不見事相有失常之變而其變也若循

古之真人以天代之不以久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樂也其實重也桔梗也雞壘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故曰鷓且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

成矣欲遠則不果故且其果也
待久已矣謂有其知能也故亡
戮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
所留今平有心而修以救
禍也

為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
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
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知也殆凡
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禱之長也
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
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
也

林鬲齋云不以有心而預其自然之理故曰不
以人入天其生也為得若失其死也亦為得若

呂註以天持之則無為而應感
不以人入天雖為而未嘗為真
人不知者死生有射曰得之也
生失之也死万物不得無以生
是也此為輕生者而言有時曰
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為喪
以死為反是也此為惡死者而
言如藥之或甘或苦時為帝而
不常其餘則臣佐而已以生為
得死為失則輕生者之藥也以
生為喪死為反則惡死者之藥
也視彼病而投之其變何如勝
言木夫種知也之可以存而
不知身之所以然秩鴉目能夜
不食所造不可遺鶴照能長
不能短有節不可解今之也係
於有形而不知其源也風日過
河非不損而河以為未始壞時

失不以死生為得失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
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生而曰失亦可豈
川鳥也雞壅雞頭也豕零木猪苓豎者制藥隨
其所用各有所主主者帝也其他者臣也謂之
藥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有輕重亦猶人之
在世得時而用則為貴不得時而用則為賤其
在我者初無貴賤也此數句文法亦奇大夫種
能為勾踐報吳於已亡之中而求存可謂知矣
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為帝之時也

源而不竭也。通道者，事物无不
造，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土亦穴
隙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卧行
止，亦不遺。則無情而守之，審者
耳之於目，目之於心，心之於思，
未嘗須臾不在。則物守物，而審
者其聰明心志，非若水之於影之
無情，故不能不守。凡能其於所
也，殆府五藏，殆謂安其所以安
不給，改則拘，茲萃夫，唯迷非，工
且故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及
上士所以損之，又損者以裕之，
不可成也。而世人以為已，守亦
亦悲乎。

簡本 自鶴自以下連以五小故
字，申言其義。鶴自夜則明，昏則
昏，自有所造。鶴脛長則宜短，則
不宜，自有所節。若以冗辭之，使

其生矣言，但當自其自然也。風
日下，即又說向親切之處。未不
是教入事物之末，強排造，將為
直是自家有個，本如水之有
源頭，方能如此。守土，守人，守物，
言此個道理，元相，守未嘗相
與如水之出土，影之守人，物之
守物，審定而不移也。又以三，殆
字，反前三審字，心與耳，自若，拘
死，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
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為害。害府
則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唯
改而拘之，長滋，積言不好，則甚
速也。歎其反殆，為安轉，拘為福
必，須循之，漸進之功。其剛果自
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
甚難也。而世之人，玩習耳目，聰
明心思之，欲如室，然近而喪身

及其殺之，又一時也。鳩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
晝，亦隨時也。鶴脛之節，雖長而不可斷解，斷也
言鶴之立其脛，或伸或屈，亦要隨時而用也。河
上之風，日能損水，而河未始以為損者，其源長
也。其源出於自然，故物雖損，已而我無所櫻拂
也。此五句自是一意，只但也請使也。使風與日
但相與守河，謂風日共守而不去也。水土自然
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物之守物，如
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是也。審定也，信也，謂決定如此也。此三句是一
意，天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決不可易也。看此
三箇審字，方知第七篇淵名之審，不可以蟠字
易之。殆危也，有心於用明，有心於用聰，有心於
殉物，皆非自安之道。故曰：殆，府，臟，府也。智出於
臟，府自以為能，凡如此者，皆危。故曰：凡能其於
府也，殆，不給，即不及也。危殆既成，則不及改矣。
茲萃愈多也。茲與滋同，反覆也。緣，曰也。且謀功
之心，則必至於自覆敗果，必也有待久之謀，則

大而亡國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此未有護之者耶

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為身之害而個人以為
 自喜如得寶然故曰人以為已寶古今之亡國
 與夫被刑戮之人相尋而無已皆不知於此致
 問而已言其不問道也陸方壺云古之真人
之不以人入天者無為自然而不以已與之也
是故古之真人生亦得死亦得方生之時得在
生即死之時得在死真是無死無生無得無失
以便是其平也絕其交也循無生死則無生滅
無得失則無增減以箇不二法門歸道出妙哉
妙哉真人遊之矣又承上文言即以棄喻其害
微矣董毒而梗浮雜補而零利當其用也則各
為帝君為帝則用之者得而不用者失矣然亦
豈有常帝乎哉即奉數品其他不可勝言是亦
以觀於生得失之故矣所以如繩而如循者意

蓋如以董鳥頭也雞雁即本草所謂灰實亦零
 即猪苓韓子所謂進之稀苓者是也以下數段
 皆莊子雜著緒言越主勾踐困於會稽之山
 大夫種能於越亡之中而知越之所以存故能
 為勾踐報吳以成吳復之功而其既也反以自
 殺其身是知越之所以存而不知身之所以愁
 明於謀國而暗於保身俾哉人固無全知也故
 曰鳴梟夜能操蠶而晝不見太山日有所遷也
 鶴雁長而解之則悲足有所節也節者止而不
 過之意風日之過皆以三字為句河也有損謂
 粘竭其流也然以三者日每相守而河未嘗其
 攪亂者以水有源本故也苟為無本其涸也可
 立而待也水得土則相守而不流故曰守土也
 審既定也影之長短反側一視乎人故守人也
 審物則各以氣類相守如磁石吸鐵律大守鼠
 陽燧取火方諸取水要皆一定而不移故曰物
 之守物也審知其審則守其審而天下無不安
 之分矣且之於明也始五色令人目盲也耳之

增補南華經三訂

卷之十六

三十五

於聰也殆五声令人耳聾也心之於視也殆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不特是也凡有所能者皆足以殆吾之府吾之府虛靜澹漠不容一有伎倆釋家以能所為障礙障礙非殆乎及其味殆而改之可也殆成將不及改而禍日滋矣然物豈能殆人哉人自取之耳故曰其反也緣功反即殆意緣功者由人自取以為功能故不覺其徇象而至於喪心而殆之成也又非一朝一夕之故故曰其果也待又然我雖曰殆而人更不以為殆也以為吾實當有是耳然有日則曰吾當視色有耳則曰吾當所為有心則曰吾當與接為構如云好勇好貨好世偽之樂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何殆之有其為是言也是以殆成禍萃亡國戮民而無已國指吾身民則指吾身中之所有者而言精太用則竭氣太用則耗神太用則罷我民無已者則其國必亡不知問是者謂不當講求於是所以坐視其亡而莫之救也

故足之節

即註忘天地遺万物然後翺翼可游而知也况欲知天之所謂而不可以不無其心哉太一一道也太一解之用其分內則万事無滯也用万物之自見亦太一也因其本性令各自混則太均也依之使各混其分則万物俱得所以為太方也俞之所期无令越逸斯大信也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太定斯不持也物未看无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盡但當冥之則混其樞要也殆有之者彼也故我迷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无功故似不解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踈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天一知太陰知大目知太均知大方知太信知太定至矣太一通之太陰解之太目視之太均緣之大方體之太信稽之太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

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不可
有崖應物宜而无方也不可無
崖各以其分也萬物雖顛滑不
同而物之各自有實也各自有
故不可相伐不可以虧宜各各
其分也推而揚之有大限也若
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已
任物之理可混而知奚為而感
若此也夫感不可解故尚大不
惑愚之至也圣人從而任之所
皇主殊迹隨世為名也

足所踐者少恃其所不踐
而後善傳所謂知無用而後正
以言用大之知也少恃其所不
知而後知天之所謂則大上太
明以至太定後可知矣為道者
主之以大一則无所不通入窈

冥之門至之陰之原則亦至於
至陽之原矣物莫不有至陽之
以係而不能解不知有至陽之
原故也目視有限不視以目則
無不見緣其上未有能均和以
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太均也無
偏無兆無東無西体以大方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藉以太信
也洋洋不熱河江不寒雷破山
風震海而不搖持以太定也
看天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
照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真有
樞則彼是莫測其偶始有彼則
所以應彼是者固无窮也其解
似不解言本無餘故不解而後
解其知似不知以其本无知故
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乎
世浩之間若愚若拙也問以有

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權乎闔不亦問
奚感然為以不惑解感復於不惑是尚大不

惑 (韻音)

林肅齋云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
削去其地僅能容足則難行矣博遠也於其所
踐之外必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以致
遠踉亦踐也此句以譬下句人之所知者能幾
何而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吾之所知而恃
吾之所不知則知天矣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天

向一中分造化是也陰靜也大一至靜也盡其
靜定則無所不解矣解音懈即佛書所謂解脫
也大目所見者廣也大均大分劑也緣順也大
方太虛也太方無隅混然一體故曰大方體之
大信真實之理也稽者決也知此真實之理則
無疑可決矣太定物之定理也持總持也總天
下之物者此一定之理也凡事到盡處便見天
余故曰盡有天即人事盡而天理見也循乎自
然則吉凶禍福榮辱得喪其理皆見故曰循自

崖无崖皆為有係崖謂自也微
而求之然亦不可求之於有無
之間也領不可係滑不可持若
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
相代而不可斷也然以是問之
可不謂太揚權乎揚謂舉其
推謂核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
能以是告之唯能見其未始有
物則不感以是解其有物之感
而犹存未始有物者亦感而
唯解之而復於不惑庶幾大不
惑也

喚冥冥之中自有執其樞要者即所謂主宰
維是者也故曰真有樞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
之齊物論曰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即此坡字
故曰始有坡坡造物自然之理也曰天曰喚曰
樞曰坡雖可解之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謂不
敢以為可知可解也唯其以不知為知乃真知
也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造物之理以
為有崖際不可也以為無崖際亦不可也頓頓
頑也滑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捉摸也不可

捉摸則若無物而又實有之故曰頓滑有實從
舌至今只是個造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
何嘗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
以此理言之豈不為一種大議論乎揚權提撮
發揚而論之也闔何也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
此造物之理又奚疑乎故曰奚惑然為此不疑
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
庶幾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南泉不疑之道
便是此數語之意尚庶幾也只不疑二字注

鼓舞出來却撰出此數句以結一篇之六訂首

奇特陸方壺云夫足必取踐於地而不踐之

行者能致遠使以容足之外皆為無用必欲削而去之其伸以放步而前以收善博之功即以譬人之知物所知幾伸亦恃其有所不知者而後知天之所謂有所不知謂心領神會而有出千見解之外者知天之所謂者知其有大一也知其有大陰也知其有大目也知其有大均也知其有大方也知其有大信也知其有大定也此等各自皆莊子所謂命太一者渾淪未判之謂也大均者至靜無感之謂也大目則分而有名矣大均者同而不殊大方者廣而不禦大信則其中有信之信也大定則以止眾止之止也是皆天之所謂至矣矣無復有餘蘊矣於太一則通之通之也者味始有物之先可以潛乎而不可以思慮求故曰通於太陰則解之解之

也者至靜無感之時可以心融而不可以名相得故曰解太目則可以容吾視矣大均則可緣而求矣大方則可兼而休矣大信則可稽其左動之期大定則可執其有常之柄知天之所謂者蓋如此又後上補不意來人皆謂天不可知一應委棄人事而不知人事之能及即天也天理人事何相遠哉故曰人事及乃見其有天循自然乃見其有昭謂知曉冥有樞謂主張網維之者是在冥漠之中有非見聞之所能及始有彼始即未始有始之始彼即齊物論中所謂非彼無我之彼蓋始之彼即冥之樞也曉也者曉以者也然我雖知之解之矣而以聞見思慮為大非也故其解之也似不解之也其知乏也似不知之也斯濤謂之知之至者畢竟是知耶不知耶解耶不解耶以下又為初机立個方便法門設欲講求此理則不可以有崖而又不可以無崖蓋大方似無崖而大定又似平穩崖如釋氏所謂空而不空不空而空如此理會

